

生命在电波中闪光

崔 伦 裘慧英 等著

解放军文艺社

生命在电波中闪光

崔 伦 裘慧英等著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我军通信兵斗争生活的革命回忆录。从所选的二十八篇作品中,可以看出通信兵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健全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侧面;反映出通信战士在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机智灵活、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地同敌人作斗争的高贵品质和献身精神。

作品的内容丰富,感情真切,语言朴实,有时代气息。

封面设计: 赵希玮

生命在电波中闪光

崔 伦 裘慧英等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京安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4·字数155,000

1981年11月第1版·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8,800

书号10137·40 定价0.70元

目 次

红军电台的诞生·····	刘 寅 (1)
江南柳·····	伍云甫 (15)
我和我的小军号·····	张金发 (28)
三个女电话兵·····	彭 珍 (34)
铁流万里传党音·····	江 文 (40)
东征记·····	曹丹辉 (45)
林海中的电波·····	于保合 (56)
杨家岭·····	陈 东 (62)
创造力的结晶·····	群 智 (76)
在敌后抄收整风文献·····	武清忠 (84)
党的忠实的儿子·····	邹念先 (90)
铜墙铁壁·····	李韶九 (102)
地道里的电台·····	阎 钧 (112)
勇敢机智的电话员·····	侯焕庭 (121)
黄浦风浪·····	陆延年 (125)
生命在电波中闪光·····	裘慧英 (144)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崔 伦 黄贯勤	(155)
真理的声音·····	林 伟	(173)
在军调小组里·····	王清生	(183)
党中央在呼唤·····	王禄贵 方 明	(194)
十二点钟·····	王德林	(198)
英雄号步谈机·····	刘文达	(206)
海南岛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林玉华	(213)
在敌人眼皮下·····	李宝江	(220)
忆牛保才·····	白明旦	(230)
飞到三八线·····	武清忠	(237)
“向我开炮!”·····	孙绍均	(247)
最后的炮声·····	程忠孝	(253)

红军电台的诞生

——忆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片断

刘寅

一九三一年元旦，红军第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的人民是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欢乐中度过的。战斗虽然只在新年前后打了几天，但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由游击战到运动战迈开了胜利的第一步。通信兵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线电通信，这枝新苗就是在这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由党培植起来的。毛总政治委员和朱总司令对它十分关心，使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难忘的第一课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龙冈战役，红军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那时，我因失学，经朋友介绍，临时在国民党交

通兵团派往该师的无线电第五分队里“借读”，时间才只两个半月，白军的军衣还未穿上，就随着该师的覆灭，幸运地当上了光荣的红军。

龙冈战斗那一天，我和王诤同志（当时他是电台的报务员，也是我的老师）一直在一道。战斗结束后，我们一同到了红三军政治部。没有料到，红军指战员是那样和蔼地对待我们。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亲自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向我们讲解了红军的政策，并让我们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欢度了胜利的除夕。

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虽已取得了全胜，但追歼谭道源部的战斗仍在继续，红军总司令部的忙碌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时刻，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下午，我们在一个祠堂里见到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

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门卫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我们进到祠堂里面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张摆着地图的方桌周围谈问题。他们看过介绍信之后，都含笑向我们表示欢迎。

毛泽东同志和蔼而热情地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的经历后，又接着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虽然毛泽东同志是那样平易近人，但我们总还免不了

有些局促，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只是感激地点着头。

这时，朱德同志瞅了瞅我们，信心十足地笑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陆续地来。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我们虽然还不大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思，但得到了一种信任感，也就一致表示：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好工作。接着他又鼓励我们说：“不要看目前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人民的！”

红军首长这样亲切、坦率的谈话，对革命充满信心，对我们如此信赖，使我们内心非常激动。尽管那时对这些话领会得还很不深，但我们却把它牢牢地记住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还是遇到各种考验的时候，它对我们总是起着鼓舞作用。

第一部红军电台

从这天起，我们还认识了总司令部的秘书长李井泉同志、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和副官长杨立三同志。在他们的组织和帮助下，凡部队打扫战场时收集到的有关电台的装备和器材，都迅速地送到了总部。当时总部驻在江西兴国的小布。

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总部参谋处所在的一座院子里熙熙攘攘，有红军指战员，也有驻地的群众。什么事情吸引

了这么多人呢？

原来院内东边的屋里正在布置“报房”，一部三灯收音机摆在老乡的一张八仙桌上；窗外架设了高高的接收天线。秘书处的同志找来了铅笔和电码本，副官处的同志送来了毛边纸和菜油灯，不知是哪个领导同志的怀表也拿来了。王诤同志检查好机器，接上电源，将开关一扳，耳机里立刻发出唧唧的响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志顿时显露出兴奋和惊异的神色，他们好奇地提出了许多问题：

“真能听到敌人通信吗？谁和谁在通信？”

“这能听多远？能听到南昌吗？”

“没电线咋个和远处通消息？”

“没有电线，这就叫无电线呗！”

在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战士们还是把无线电叫做“无电线”，以与有电线的电话区别开来。

红军的这一电台，虽然还只能收信，不是一部完整的通信台，但它的诞生却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我们参加红军还不到十天呢！

在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中，因为红军战士还不懂无线电的用场，把发报机砸毁了。事情反映到毛总政委那里，他立即发出了指示：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新的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这个指示立即产生了效果。当时，追歼谭道源部的战斗刚刚结束，打扫战场的工作正在进行。红军虽然只歼灭了谭道源的半个师，谭道源本人和电台人员也都跑了，但派归

他使用的交通兵团无线电第六分队的器材却较完整地被我们缴获了。因为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两个电台同属国民党交通兵团,机器的结构程式完全一样,零件和备件是通用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凑成一部完整的电台了。

通过这两次缴获,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装备(一部发信机、两部收信机和两套电源),虽然还不能在红军中建立无线电通信,却可以利用收信机,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供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参考。白军由于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所以他们在无线电通信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互相询问:

“Q R C ?”(你们驻在何地?)

“Q R C ……”(我们驻在……)

白军调动之前,我们经常可以收到他们彼此之间这样的电讯:

“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

“请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小时后再见。”

这样一来,敌军的无线电信号被我们截获,使我们及时、准确地为红军作战部门提供了敌军行动的情况。从而,我们的指挥机关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个时候,我们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实际上只是起着技术侦察兵的作用。

新苗的成长

电台成立后不几天,红军中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便开课了。学员虽只十二个人,但都是从各军选调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政治上比较好的青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其中还有三名女同志。这在当时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无线电训练班附设在无线电台内。一九三一年二月,红军总部正式成立无线电大队时,无线电训练班就是大队的组成部分之一,训练班的技术教员全都是电台的工作人员。

训练班的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枪,背包袱,个子大的还替运输员抬蓄电池、挑机器。

训练班的教学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有时行军小憩也不放过。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学员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砖头、石块就是学员们的桌椅。一个电码练习器成了我们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干电池没有电了,打上眼用竹筒装上食盐水泡着使用;没有教材,大家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拼凑。懂得的就教,需要的就学。

这个初成立的单位,物质条件虽然简陋,但政治工作是

健全的。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我们关怀备至。那时，他们的工作十分繁忙，还经常抽时间来给我们做形势报告，上政治课。三个月同学们结业后，正式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人数虽然不多，但无论是对于中央苏区还是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来说，终究是培养了一批人才。

紧接着，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学员的训练开始了。这期学员人数比第一期多一倍，教学条件却基本上差不多，但学员都是男生，平均年龄比第一期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

这次在训练报务人员的同时，还举办了机务人员训练班。在这个班上有十几个人。他们文化程度比报务班的学员要低些，但都是身强力壮的部队战士，学习同样很努力。他们把学习同电台上的值班以及机件检修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对机器的原理学得较少，但对于机器的使用、检修、器材的保管、运输以及燃料的节约、代用等，却了解得十分细致。他们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机器，因为他们懂得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电台停止工作。为了迎接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期机务人员在训练内容上，还增添了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和扩大机务工作方面的课目。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从白军中又来了一批人员和器材，第三期学员的学习条件也就比第一、二两期好多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一九三一年冬赵博生、董振堂率

领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使我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人力物力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红军于一九三二年初,正式成立了通信学校。学校设在江西瑞金县郊外的洋溪村。通信学校培养的不仅有无线电报务、机务人员,而且还有电话兵及旗语、司号等人员。

此时红军中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网已形成,许多嫩苗已经成了新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敌人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敌人也会送来”,这些话,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被生活和战斗的实践证实了。

如 愿 以 偿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我们的电台驻在东固附近的坳上,过一条小河,就是我军的指挥阵地,离敌人只有十来里路。

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部队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六个铜元。但组织上对电台人员还是尽量给了物质上的照顾。比如,技术人员有技术津贴,夜间工作还有夜餐。这些特殊照顾,每每使我们不安。大家曾集体请求免发技术津贴,总司令部对大家的请求,除了书面嘉奖外,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数字。我们也逐渐地学会了和困难作斗争,常到河沟里去摸小鱼,或到山上去挖竹笋,以改善生活。

然而,面对敌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我们的工作不能满足战斗的要求?仅有的一部半电台如何多发挥一些

作用？这是我们电台人员一直担心和思考的几个问题，如同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了我们党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最早培养出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三位同志。他们到达电台时，我们已移驻清塘，接着就是不断的行军。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当时极为有限的技术力量。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打响前，我们日夜侦听的对象就是正面的敌人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的指挥电台。敌人这两部电台早就被我们摸熟了。王金钰部的电台是国民党交通兵团调出的十五瓦特的机器；公秉藩的指挥电台则是他自备的，是部大电台，功率为一百瓦特。由于敌我距离非常近，而他们机器功率又这样大，对于我们来说，目标特别好找，敌台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记录中。没有多久，它有多少通信对象、多少固定的约会时间、多少报务人员，甚至姓甚名谁、手法特点，都被我们弄得一清二楚了。

同志们对这部电台特别感兴趣，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家认定了，不久它将是我们的，而我们的总部也正需要这样一部比较大的电台。

人们天天盘算着这部电台缴获到手以后如何充分利用。

“可用这部电台把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组成一个通信联络网。”有的同志说。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最好利用这部电台叫通上海党中央。”

“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声音又好，还可以利用它来广播苏区新闻咧！应该让红军的胜利消息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有人又提出了新的建议。

尽管如此，大家多少还有些担心：在战斗中这部电台会不会遭到破坏？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役，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指挥下，从江西富田开始了。

大家希望的时刻果然来到了。有一天，在行军途中，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临时在路旁的大树下开机工作。度盘一转，我们听惯了的公秉藩电台的声音就象在附近似的，报务员还未来得及将机器声音调整好，已经听到敌台焦急地拍发“SOS，SOS”（求救信号）。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刻报告了作战部门。敌台值班人员虽然在声嘶力竭地呼叫，但并无任何电台应答。几分钟以后，该台也就停止了声息。这天以后，我们就再也搜索不到它的踪影了。

过了几天，公秉藩的机器完好无损地送到了红军总司令部。随同机器前来的，自然还有我们未曾见过面、但已相识了的同行。

同志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以前大家要充分利用这部机器的盘算，在以后的日子里，也都一个一个地如愿以偿了。

与党中央联络上了

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虽已被彻底粉碎，但敌人并未甘休，接着又开始了第三次“围剿”。感谢“运输大队长”又给我们送来了新的装备。反“围剿”胜利后，我们已能够组成通信联络网了。

在总部与红三军团之间建立起来第一个无线电通信联系之后，接着与福建、湘赣、湘鄂赣苏区都先后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这时有一个重要任务急待我们去完成，那就是与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络，沟通苏区与白区的联系。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地下交通十分困难。为了红军和党中央的联系，有不少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区和白区是多么迫切需要无线电通信呀！

于是，我们按照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同志从上海带来的通信联络的规定，连续守听和呼叫了几个月，但没有什么结果。究竟什么原因，那是很难设想的。我们想到上海地下工作的困难情况，也想到我们起初用的十五瓦特的机器功率太小，对方不易听到。

公秉藩自备的一百瓦特的机器到手后，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基本条件改善了。为了减少频繁的行动和避免敌机察觉，总司令部决定我们这部大电台留在后方，任务是：除了侦听工作以外，专门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电台设在江西赣

县一个小村子里。这一带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的一个临时后方。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坐落在一条小山沟里，地形非常隐蔽。我们把发射天线架在山顶上，使得通信的效果更好一些。但为了隐蔽目标，一到天亮我们又把它撤下来。虽然天线的架、撤工作十分麻烦，但我们还是天天这样做。

夜深了，山村里寂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在守听的波段范围内，信号也很少听到，只听到收音机里的振荡电流声。我担心，党的地下电台会不会发生意外？我用毛巾擦去了脸上的汗水，仍然耐心地守听着。

想不到使人兴奋的时刻就在这天晚上到来了。耳机里终于出现了微小但很清晰的呼叫声。我一点一画地抄写下来，与规定的呼号一样，丝毫没错。心中的喜悦，象电流一样，顿时通过了我的全身。

等对方呼叫完毕，我一边开机回答，一边叫通信员去请曾三同志。

曾三同志来到了值班桌旁，立即将另一副耳机戴上，听着听着，禁不住脸上现出了微笑。他接入手键与对方在机上通了话，并收了一份简短的电报。这盼望已久的苏区和白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终于沟通了！

天一亮，曾三同志就写了一份沟通联络经过的报告，连同收来的电报一起送给苏区中央局了。从那天起，这部机器就成为苏区党中央局的专用电台了。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上，我们这些人叫无线电第一分队。